

小 樹 葉

蕭 乾 作

文 學 研 究 會
創 作 叢 集
第 二 集
書

小 樹 葉
蕭 乾 作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

◆(36444)

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二集 小樹葉一冊

定價國幣叁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 蕭乾

發行人 朱經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*** 版權印翻 ***
*** 有必究 ***

目次

一 散文

嘆息的船……………一

過路人……………一〇

小樹葉……………二〇

路人……………二四

題一個人的照像……………三〇

古城……………三四

我與文學……………三七

目次

二 遊踪

由午夜到黎明……………五〇

魯西流民圖……………五五

大明湖畔啼哭聲…………六一

宿羊山麓之哀鴻…………六七

從兗州到濟寧……………七九

平綏道上……………八三

三 批評

想像與聯想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奧尼爾及其「白朗大神」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創造精神在中國……………一三四

創作界的瞻顧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
評「青的花」……………一六一

「蝨蝕」裏的三部曲……………一六九

評「出奔」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「財狂」之演出……………一九三

目

四 譯劇

次

虛偽……………二〇〇

夢的製作者……………二二八

嘆息的船

船靠了九江碼頭，我登岸發了個明信片給介紹我搭這條船的朋友說：「好一條新船，竟還不滿週歲。馬達響聲清朗得充滿了青春的脈息，通身見不到一絲銹漬。跨在江上，真是一匹不讓人的健驢，簡直該留來作海上結婚用！」

也許這信不該寫，船過牯嶺時，天際原有的灰雲凝成烏黑了。那一夜，江面佈滿了白霧，和諧疾迅的水上進行曲戛然打斷，船泊在江心。可憐鵲立船頭那個敲鐘手，爲了避免撞船的慘劇，他鏗鏘地一直敲了兩個鐘頭。

（尖銳的鐘聲也穿不透蒼茫濃厚的壁霧。）

黎明驅開了霧，雨又追蹤而至了。於是，江上捲起了一排排的白牙齒，挾着颶風，向船身兇兇地撲來。擁來的白牙齒卻皆爲這匹健驢的蹄子踏成沫泡。我正驕傲小高樓上那個固

執的船主，逆着暴力悍然前進呢，突然船擱了淺，颶風繳了舵手的械，褫奪了他駕馭的本領。又是在半夜，狂風呼呼地在江面疾走，似要率領波濤趁黑造反。

今早醒來，船已如一倦獸，喘噓着癱臥在江邊了。沙粒牢牢抓住的，還正是發動機所在的船尾。一匹健驢，不錯，然而如今是四蹄爲人捆起了。儘它沙啞地嘯叫，卻翻不得身，伸不成腿，同情祇是兩岸山嶺原封送還的迴響！

它拋了錨，它終於放棄了翻身的掙扎。但是颶風呢，並沒有收束的打算，雨腳落在甲板上龐大而沉重。那一排排的白牙齒也仍在不容情地咬着船身。呼呼的風聲裏似加雜着猙獰的冷笑：「叫你跑！這下往那兒跑！」

適才我扶着船欄，順着風向，想探試一下颶風的淫威。呃，這個惡霸！它那裏答應。它咆哮，它推撼，簡直非把我抓到它血口裏才甘休。隱身在船頭一隻黃色通氣管的後面，（頭髮早已失了它原來的地位）環顧四方，我爲那孤竹形勢而戰慄了。不是昨天的事嗎，我回憶，船

過彭澤縣址時，我還對着那兩座蟹脚山風雅地默誦着陶淵明的詩。小孤山多麼像一個巨人力士的臂肘呵，上面生滿了蓬蓬的汗毛。那時我還優閑地爲它拍照呢，如今自由失了，這趣味當然也不存在。迎面是一個毀滅的威脅。

這時候，甲板上再見不到散步抽煙的中年紳士，或披髮的青年浪漫詩人。（艙裏正鬧着嘩啦啦骨牌相碰聲。怕風浪的他們卻正在玩着「東風」「北風」哩！）我勒緊了破外套的頸口，頂着風，向船頭移步。船頭正有七八個水手在搬動着一盤直徑足有半尺的粗繩，是爲拖救時用的。暴躁的風在他們單薄的衣襟裏穿梭，雨脚也乘勢在他們脊梁上亂蹀。他們吃力地咧着嘴，（風又趁勢鑽進他們的口腔，直達五臟。）低哼着一種抑揚的悲悽得近於嘆息的調子，手不停歇地工作着。風吹動着桅杆上面的旗子拍拍作響，如劈乾柴：一個水手這時正爬上桅杆，掙扎着挑起一具黑餅形的求救信號。

颶風對於從事脫險工作的人自是忌恨的呵！它不惜用冰涼的答條鞭打他們。然而這

些人爲了求全船的生存，一直在咬住牙根，硬着頭皮，爬上搬下，在狂風裏蠕動着，如一簇不識寒冷的生物。

我退入艙門，黑黑過道裏，就地擁擠地躺了一堆統艙客。爲了颶風太兇，被子過於單薄，都狼狽地逃到這個角落裏避風。孩子餓了就知道往婦人懷裏鑽，男人嘴裏永遠吧嗒着那袋不亮也不滅的葉子煙。他們有的產業不多：一條合用的破棉被，一隻塞滿了陳舊炊具的木箱。這一切皆隨了他們若干年，如今也全在身邊。守着艙口外的颶風，他們祇是輕微地嘆息着。船走！他們也享不到大餐間的福，沉了，就算結束了這不幸的生命。船除了載運他們，另外沒什麼惠施，他們對船也就沒有什麼感情存在。他們蜷縮在黑魘魘的角落裏，靜候着命運的發落。船動時，慶祝會也沒他們的份，救生船繫得離他們是太遠太遠了，他們也不作非分的獸夢。

穿過了這不幸的一羣，我闖進了官艙的餐廳。除了洋艙外，這是最闊的地方了。廳四角

的電扇爲布厚厚的包起，應景的是溫熱的暖氣。靠窗的一張寫字臺上伸着兩棵粗壯的仙人掌，四張圓桌上皆有細嫩的手往來抓摸。船上幾位西裝青年玩起蒲克了，靠門的那桌是由沙市上船的搭客，嘩啦啦地又起麻雀。一個極懂眼色的白衣茶房規規矩矩地站在一旁，隨時笑迷迷地遞上一條熱騰騰的毛巾。

窗口外，颶風呼呼地巡梭着。寒冷雖碰不到他們，那一排排的白牙是看得見的。看見那個，他們心煩了。記起了大江那端有人怎樣翹候，算算船的愆期將使他們的生意受到怎樣的損失，憂愁擁上他們心頭，氾濫到臉上了。乘着他們嘆息，茶房有意誇大其詞地說匪窟離這兒多麼近，「紅軍」如何殺起人來不留情的話了。即刻，桌上伸抓着的手指鬆下了牌，恐怖掃過那些張肥胖，尖瘦的臉。

「老爺，就開開心吧，反正也沒有辦法！」一個時裝卻戴了碧玉墜子的婦人嬌滴滴的說，於是，手指又摸到麻雀牌了，雜着牌聲，是莫可奈何的嘆息。

甲板上有了一片嘈雜的響聲，乘客們向船頭蜂擁了。（熱情的甚而揚起手巾，跳躍着，互相安慰着：上海是到成了。）那麼些隻眼睛全向遠處瞭望，一隻黑烟囱變得龐大了。那小高樓上即刻發出求救的燈語，一瞬一瞥的，有如乞兒的淚珠。甲板上的人們也真地就用那心情等待這救命星。

這船只還了一個燈語號，一個我們不懂的號語。然而它落在我們心中的卻是：「等着吧，我來救你們！」我們等，走近了，卻是條美國兵艦。我們又有了新的希望了：如果拖救不力，這隻有那麼些礮口槍眼的船不是可以泊在附近，保護我們度過可怕的今夜嗎？船開得很近了，我們便希望它停了。

多麼失望啊，它一點也沒開慢了。它竟擦着肩，筆直開向下流去了。

到這時，搭客們才記起了寒冷。他們憤恨地罵着，又蹣跚地退回艙裏。

傍晚，當大家正心虛膽戰的時候，江上起了一聲嘯叫。一條船在蒼茫暮色裏向我們駛

來了。昏暗中，它桅杆上那盞紅燈牢牢抓住大家的心，成爲衆望的焦點了，瞭望小高橋上又打起一瞬一瞥的燈語了，兩三個水手還爬到桅杆上掛起求救的旗子。仰起了頭，大家把渴望交託給那飄在空中的符號。

船老遠便連連還着燈語，由那一亮一暗中，我們直是看到了一對撒馬利亞人的慈祥眼睛。我們感激得說不出語，連三歲毛娃娃也懂得向江上招手。

終於，船走近了，由烟囱判明了是條英國商船，穩健而大方地向這方航來。船頭激越着白的泡沫，那好像是熱誠的表記。甲板上穿西裝的即刻賣弄起他們的歷史知識，誇獎起薩克遜民族過去的仗義來。

船員這時可忙了：水手們又高高繫起一面白地紅道的乞救旗，兩個穿潔白制服的二副，一個站在貨艙頂蓋上用望遠鏡端詳起這條友船的雄姿，另一個立在船頭，匣風揮着求救旗子。滿船都充滿了熱烈的生存希望。

粗大繩纜搬到船頭了。救生船也奉命準備落下，載運繩纜到援船上去。商船走近了燦爛的燈光，甲板上立着許多，遙遙看着我們熱情的人們啊，他們招手，摸手絹，甚而同情地呼叫。然而船卻駛得愈來愈遠。

「它也許揀順風的地方停吧？」

「靠太近也不妥當。」

甲板上待救的人們還這樣藉原諒別人來安慰自己呢，那援船竟逕自開向下游，穩當而且大方，如一有教養的紳士。隨走卻還瞥睨着那秋波似的燈語。

這時，那光亮全然成爲一種觸怒了。

夜由兩岸，黑叢叢的莽林裏撲來了，黑的水上仍比着一排排的白牙。幾隻江鷗環着船身飛了一遭，拍動着它們雪白的羽翼，啾啾叫着，是慰眷？又像譏諷。

過分的失望增添了甲板上搭客的疲倦，垂着頭。一個個走向艙門，咒咀着那一狠心的

嘆息的船

船，「抱怨着旗語打得不利。

直到天明，江邊還躺着這條載滿了嘆息的船。

過路人

剛亮的時候，船進了港。波濤盡處不再是澄藍色的天了：起初是漁民搭的小草棚，漸漸有瓦房了。船沿着越來越窄的江身向前進着。終於，看到了一所紅磚樓房。許多人攔起了行李。水手在甲板上跑動起來：鬆纜繩，落墊板。在這個當兒，兩岸的樓房便無法制止地向上疊了。立體的，峨特式，轟聳，尖銳，像競高會裏的肩膀，一個個想壓倒它的隣人。汽車如硬甲蟲般在江濱爬行着。漸漸，我讀到壯峨建築上的字了：洋行，洋行，橫濱的，紐約的，世界各地機警的商人全鑽到這兒來了。

「好一條爬滿了蟲子的炕！」

小汽船，划子，舢板，全如蒼蠅一般向輪船靠近了。奔跑了一段悠長的水路，船沈着地嘯叫了一聲。於是，岸上人物愈變愈大了，也愈真了：黃瘦的臉，尖長的下巴，托着一對對滴溜轉

的眼睛，大聲爭吵着。

我有點害怕。我夾緊了那隻僅有的小包袱，怯生生地邁上直通碼頭的鐵梯。懸在水面多日的脚，這時算觸着陸地了。然而，是怎樣硬的陸地！洋灰的樓房，洋灰的馬路，洋灰的人！再看不見我那片油綠的高粱。

我有點暈。或者說，我有點累。不，我並且也餓。三天的航程對於一個統艙客差不多相當於坐了一陣黑牢。躲在甲板底下那黑洞陰濕的大貨艙裏，人是和貨堆積在一起的——當空位不敷時，貨物既是「固體」的，伸縮還只有向活人身上找。而且，「貨物」是多麼廣泛的一個分類！在烟台，一個小買辦楞着一對三角眼，硬把幾個盛了魚鼈蝦蟹的「海味」席簍塞到我的身邊。（我左手已堆滿了五六口袋煤炭。）我不能哼一聲。我還沒忘記送我上船時，一個好人的囑咐：往海裏拋個一兩口子算不得回事！我吝惜我這條命。於是，如同躲避腥臭的襲擊，我挾了那隻小包袱逃到甲板上去了。